

澄明之境

俞果

澄明之境,就是一种对事物能够看穿、识透的境界。专家,对其专业领域独具解构之术;高人,对其视野之内秉持超俗之见。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句,为我的“澄明之境”提供了一个很美妙的注释:“山顶自澄明,人间已霁霏。”至高或至深,皆是澄明之境。

所谓澄明,不仅仅是它的澄明之态,而是面对混沌具有澄明的识见。术业有专攻,一笔下去,墨呈六彩:浓、淡、枯、湿、燥、润,而且还能相互转化,“带躁方润、将浓遂枯”。我刚出校门进入工厂时,曾听一位八级钳工师傅说,我们拿锉刀加工一个零部件,可以穿着白衬衫干活,干完活洗洗手就下班走路。现在想想,这不就是一种澄明之境吗?

古人纪昌向飞卫学习射术,飞卫说:“尔先学不瞬,而后可言射矣。”为了学会“不瞬”(不眨眼),纪昌躺在织布机下盯着来回飞的梭子,练习不眨眼。随后他又用牛尾悬虱于窗户,练习眼力。十日后,芝麻大的虱子在眼里大如蚕豆。三年后,大如车轮。以睹余物,皆丘山也。有句成语叫“视虱如轮”,即指纪昌。功夫至此,哪还有射箭不准之理。皆丘山了,何止是一片澄明!

庖丁解牛也很澄明。刚开始,庖丁看见的是整头牛,三年后他看见的是牛的肌理筋骨。轻松下刀,宰牛的节奏与《桑林》《经首》两首乐曲合拍,既不费力,又不伤刀。这哪里是在屠宰,分明是在演奏音乐。游刃有余,“刃”之技术化为了“游”之艺术。或目无全牛,或胸有成竹,甚至胸有丘壑,握刀执笔皆成游戏之作。

职业的猎手,是看不见山的;职业的渔夫,是看不见水的;职业的刺客,是看不见人山人海的。看见的全是猎物,全是目标。这就是专业素养。见山见水见人山人海者,充其量不过短斤小两,斗方名士。

东汉时,有位高人名叫孟敏。一天,他上街买了个陶罐背着回家。路上被人碰撞一下,罐碎了,他头也不回,仍径自走了。旁边有人见了很奇怪,追上去告诉他罐子碎了,你也不看不问一下?他回答:既然碎了,看又何益?这应该属于更高层次的人性澄明之境。读罢,都给人以震撼。

古时候,有的重臣一旦立下了“不赏之功”,挟震主之威时,往往会侯印、乞骸骨,自请回乡养老。投奔之时,应该“乘人之车者载人之忠,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,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。”大功之后,应是皓月明空,江湖寂寞。

做人做到澄明之境,实属天赋异禀。不是人人学得来的,动心忍性,悖逆逆行,十分了得。是境界都有高低之分,真正澄明之人,那是“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,西施去也绝不见甚佳人”。

在专业剧团,“大衣箱”有两个概念,一是名副其实的衣箱,二是负责衣箱服装的人。

剧团的小箱委实是多,一个小小的县级剧团配备个十几只衣箱是常事,比方说,剧团要外出巡回演出了,通常要带上几台剧目,那么每个剧目就有专门的戏剧服装,要分门别类装箱,不可搞混杂了,要不然在演出时就会造成张冠李戴之混乱,那是很犯忌的。我曾经有过将近十年的粉墨江湖生涯,虽然那会儿多半演的现代戏——革命样板戏,戏剧服装不若演传统古装戏那么繁多、琳琅满目,却也是很庞杂的呢,比方说《智取威虎山》吧,光一个杨子荣就有多套戏服——解放军的服装、假扮土匪的服装、里里外外的,还包括其大衣、披风,差不多要装上个半大箱,整台戏里少剑波和十几个解放军的

服装披风,座山雕和八大金刚的服装披风,李勇奇、小常宝及诸多猎户群众的服装,栾平和一拨小土匪喽啰的服装……林林总总没有个十具衣箱是装不妥帖的哩。此外还有靴子帽子刀枪把子和各种小道具,那也得装箱,装的刀枪把子箱和道具箱。那些箱子也专门有人管理,管理者名为“二衣箱”,以示和“大衣箱”分工不同。

剧团浩浩荡荡出去巡回演出了,搬运衣箱和刀枪把子靴帽道具箱可是个重活累活,尤其是衣箱,看似轻轻的服装,装满了也好重。那时多半用驳船运输,便得在河边抬上抬下,两个人粗扛棒扛着走跳板,好沉好危险,稍不留神便会闪了腰甚至跌下河去。好在年轻人多,一声吆喝,几下发力便摆了个平。

这时,我们的“大衣

箱”准会在现场指挥着,装船时让每一只衣箱都在船上摆了个四平八稳,卸船时则指挥着扛进剧场的后台一一有序摆放妥帖。

大衣箱

吴翼民

“大衣箱”者谁?是位年岁颇长的M阿姨。M阿姨面目端庄清秀,早年演花旦出身,是剧团的台柱,年稍长便改演老旦,我进剧团的时候她还在台上颇见风采,《红灯记》中饰演李奶奶精气神十足,后来虽然也上台演个角色,但担当“大衣箱”成了她的主要职责了。由花旦而老旦而“大衣箱”是剧团女主演大抵的

轨迹,因为她深谙舞台演出规律,管理戏剧服装有条不紊,严格而较真。

剧团抵达某个演出点,大伙一起把布景道具

云南螺蛳田

沈洪摄



在家整理往年的时尚杂志,一期海滩模特泳装照令眼睛一亮,画面上缤纷Q弹、立体式剪裁的泳衣配着张扬的脸孔,煞是撩人。

关于泳装的记忆,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的炎夏,手上棒冰的香糯蒸腾着雾气,阳光撩拨着我想游泳的心,可惜没有游泳衣。那时店里卖的女式泳衣只有两种颜色,红和蓝,用棉

第一件泳衣

林筱瑾

布加弹力线缝制出松紧有致的弹力效果。婴儿尺寸大小,可盈盈一握,穿上后内部的弹力经纬线随身形撑开,布面显出无数密集的凹凸与褶皱,像泡泡又像某类水游动物昂贵表皮

不见女孩的曲线,这些红蓝色跃入池中,“泡泡”们在水花里显得闪闪发亮。

红蓝泳衣中要数带白色圆点的最好看,小时候条件好的女生自备泳衣,而问同学、好友借游泳衣也是常事,有的泳池还有免费的泳衣提供,略薄。穿着租的泳衣,呛了几次水,我终于在第三次下场时大胆游向了深水区。这下,白点红泳衣更成为我的期盼,秋天了,父亲终于满足了我的愿望,在“淮国旧”为我买了一件半新的红色泳衣。有了自己的游泳衣,可以预先穿在衣裤里步行一站路去游泳场,不啻一路勒紧的泳衣蹭得皮肤生疼,为的是可进场后节约出更衣的时间。在蓝色的水中,它美得簇新,美得红火。

穿上它,游起来也更舒展了,碧绿的畅怀成了我夏日的天堂。其实,“泡泡”在水中没有浮力只有阻力,尤其在出水时沉重无比,小手臂又颇费劲,回家后就让它搭在晒台晾衣绳上吧,日光下,空中夺目的红落下一团影子,影子里跳荡着“滴答”“滴答”的透明音符。竹凳上,我捧着西瓜看艳丽的鸡冠花,出神……

那些夏日美好的午后,疼爱我的祖母在一旁。

七夕会

汪燕影

色彩的战争烟云。相传,我们的先祖轩辕黄帝,在这黄河的岸边,和半神半人的蚩尤,交缠争斗了数次,都不曾得到

胜局。在困顿之际,黄帝有位叫风后的大臣用大风驱散了敌方作法散发的雾霾,最终助黄帝大军战胜

了蚩尤。只可惜,用大风拯救了黄帝的贤臣风后,在这场战争中被杀了。黄帝为他建造了一个陵墓,他就在黄河边静静地睡去了,把这里睡成了一个千古绝唱的渡口,人们一边念叨着他的丰功伟绩,一边在这渡口,南来北往于秦晋之地。

可以用诗人艾青的《风陵渡》诗句来想象一下风陵渡在风里的景象:“风吹着黄土层上黄色的泥沙,风吹着黄河的污浊的水,风吹着无数的古旧的渡船,风吹着渡船上古旧的布帆。”

渡口热闹了起来。往来的客商,漕运的船只,河面上现出百舸争流,千帆争渡的蔚为壮观的景象。

渡口无言,静静地看着滔滔的

黄河,向东流去,带走了忠烈的豪情,带走了凄美的爱情。

大巴停下来,眼前的渡口,已然是一副寂寥的模样。当年的古渡码头除了眼前的滔滔黄河,已看不到一艘渡船。岸边,几家冷冷清清的小饭店,打着尝鲜黄河鱼的招牌。远处,那架风陵渡大桥如飞虹般地横跨在黄河河面上。

伫立在残存的古渡岸边。我不禁深深地感叹:渡口曾经的岁月和故事,终究如云烟一般散去,似流水一样逝去,一去不复返了。

已是傍晚6点时分,我来到了没有堤岸的黄河边,终于看到了期待中的黄河落日。

太阳已泛红,红得那么鲜明。玫瑰色的晚霞洒在宽广的河面上。在晚霞妩媚的光灿里,黄河用庄严、泰然的目光,看着圆圆的落日渐渐沉进自己滚滚浊波的怀抱,它微笑着默许着这种星辰的坠落,那是天地长久的轮回。

站着,看着,我深深地被感动了。古渡夕照落日圆,大河奔涌如一条金色的绸带,那种唯美,那种辉煌,从此将深深地沉入我的心海里,长相忆!

一纸空白,空,或非 奇绝。空;白,或非白。

写写,画画。一点一滴,人生印痕,深深浅浅。空捺,非雪 白于我,泥鸿爪; 一纸空白或非白 可以画一笔一 幅淡雅小品;空白中鹏迹。

于你,可以吟一曲爱情绝唱;空白于他,可以举一帆沧海横流。你我本平常,烟火写人生。



边看边聊

我们要从山西这边的芮城,到陕西那边的潼关去了。其间,我们要去一个古渡口,它有一个十分风雅的名字,叫风陵渡。

那是一个特别霸气的渡口。在黄河弯弯曲曲的生命航程里,曾经有着许许多多的渡口,但唯有这风陵渡,赢得了“万里黄河的第一湾、大河东去的第一渡”的名声。

它就卧在黄河的北岸,它让黄河在它的身边拐了一个大大的弯,呼啸着向着遥远的东方奔去。它的身后站立着默默无言的吕梁。它抬头望向南岸,东南边是绵延起伏的伏牛山下的中原大地,西南则是傲然挺立的华山和八百里秦川。

在这个渡口,鸡鸣一声,流经晋豫陕这三个省的黄河水都听见了,华北、西北、华中这三大地区的人们被叫醒了。于是,那个从宋朝走到了金代的诗人赵子贞,在风陵渡口乘了船,从北岸乘到了南岸,在无比怅然又感慨的心绪下,写出了这首风陵渡的绝句:“一水分南北,中原气自全。云山连晋壤,烟树入秦川。”

只是,这绝句里的风陵渡口,曾经还飘浮过带有神话

旅游

茶是有灵魂的

陌桑

我们家乡的“老皮茶”可能是最耐泡最够味的吧。看“老皮茶”这几个字,就觉得这种茶很到火候,是一种洗尽铅华后率性的纯真。不过,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喝过老皮茶了,很想念。

绿茶市场上所谓“明前茶”“谷雨茶”太矫情了,卖相好,闻着香,还不能用沸开的水直接冲泡。但是无论你怎么呵护,怎么技巧,两开之后,这种茶还是归于无色无味。老皮茶呢,你还非得用沸开的水来对付,泡了两开,茶味才刚刚打开。

农历七月半后是采摘老皮茶的最佳时节。其时已经立秋,茶叶大而肥厚。叶片上还微微有些红褐色的锈斑和虫眼。这些全然不要在乎,晒了一个夏天的烈日,吸足了阳光,才最有茶的灵魂。有接近成熟的茶叶也不要错过,直接捋下来,一起倒进竹筐里,清水冲洗,手摸上去,颇有质感,如摸一把铜钱,娉娉作响,完全不是春茶的手感。

清洗后的茶叶在燥热的秋阳下沥干水,放到大铁锅里去翻炒烘焙。你别指望把这种茶叶搓成条,压成片,显得有模有样,你的任何想法都是徒劳的。就让它保持最自然最舒展的状态吧。至于火候,你也别太在意,老就老一点,欠就欠一点,没事。锅子里最初的雾气带一点青茶的苦涩,你只管用大木铲不停翻炒,一边翻,一边扬。

慢慢地,雾气没了,一股沉稳的茶香暗暗地爬上来。让炉膛里的火慢慢熄灭,锅里的茶叶就渐渐变脆。待到锅子凉了,你找一个大号的饼干盒,把这些老皮茶装进去,盖上盖子,无需仔细封口,保准能喝到来年秋天。

小时候的暑假,我们乡下农民都要经历一年炼狱般的“双抢”,也就是抢收早稻,抢插晚稻。盛夏酷暑,烈日当空,大家都在田间劳作。早上出门前,抓一把老皮茶塞进水壶里,放在柴火灶上煮到咕咕噜噜响后,直接提到稻田边,找一条阴凉的排水沟,把水壶坐进去。休息的时候,再从沟里提起水壶,在树荫下摆开粗瓷大茶碗,满上,一口下去,如烧红的铁器猛地伸进了井水里,从头顶一溜凉到脚后跟,那叫一个透彻,那叫一个爽气! 望望树荫外的白日红,又看看碗底褐红的茶汤,茶味才开始慢慢从周身向味蕾聚拢过来,初略苦,带着柴火气,慢慢地,青涩从嗓子向整个口腔弥漫,最后消失在舌尖,一咂嘴,竟有一丝甜意给你回味。

家乡的老皮茶,一般都是放在茶壶里煮的。我还没来得及细细地泡过它,就离开了家乡。有一年,当了村支书的老同学给我捎来几盒村办茶叶公司精致的产品,细如针尖,绿如翡翠,冲泡开,如碧玉在玻璃杯中沉浮,叶茎上纤毫毕现。我一看,好茶,当即仔细地收储起来,留着待客。

我给老同学去了个电话。我说这么好的茶叶,我可舍不得喝。我们从小一起放牛的你也知道我的喜好。等过了夏,你派人到茶山去给我捎一蛇皮袋老皮茶来就好了。老同学哈哈大笑,说现在没有人喝那东西,机器也做不出来。你一年能喝几斤茶叶?我包了!

放下电话,我心里颇有一些惆怅。我喝的是最本真的茶,似乎又不完全是茶。我慢悠悠地想着,等我有空了,找个盛夏去一趟家乡,我要亲手去挖它一袋老皮茶来!

